

駁五經異義疏證

上

欽定四庫全書

駁

五

經

異

義

疏

證

十

卷

瑞彭署



甲戌河間

李氏重刊

重刊皮氏駁五經異義疏證序

善化皮鹿門先生著書百四十餘卷次第刊於湘中通名師伏堂叢書惟駁五經異義疏證十卷不與其列海內絕少傳本學者苦其難邁民國二十又三年夏大梁旅居偶同李涵楚使君游市肆得此書原刊本涵楚因出資重錄子弟子武福鼐爲之讎斟越歲錄成序其端曰近三百年來學術蓋嘗數變其始也橋明人空疏之蔽則爲樸學其繼也橋唐宋以來蔑古自信之蔽則爲漢學乾嘉師儒誦法許鄭以訓故名物爲治經塗術弗尙墨守弗標流別於東漢古文之學爲近晉陵莊劉諸子好言公羊春秋則爲今文之學由是學者始言門戶其後侯官陳恭甫樸園父子長洲陳碩甫句容陳卓人四陳君者接踵而作大氏以尋繹師法辯章條貫爲主雖趣舍不盡同要之各能自名其家咸同以降風氣益變矣鹿門先生興於南楚蔚爲大

師其學遠紹西漢今文隊緒兼綜北海鄭氏之學淹雅宏
通審思明辯與并研廖君同原殊流縱恢廣弗逮而澹密
過之晉陵之學至龔魏而日替四陳之學得先生而日昌
盈虛之故蓋有不可殫量者駁五經異義一書集古今之
師說示六籍之折衷召陵高密各尊所聞石渠白虎繇其
綜覈自侯官陳氏爲之疏證漢師遺說畧見條流先生益
以鄞縣袁氏輯校本參互鉤稽發揚光大不惟許鄭之功
臣抑亦經術之津逮也或謂許鄭皆治古文而先生爲今
學鄭君左右采獲有管亂師說之嫌先生則以理董舊義
釐分家法爲己任今爲許鄭遺書造疏證既蒙以矛陷盾
之譏寧當舍魚取熊之智不知通學之風昉自西漢臨淮
龍門實啟先河政駿立其中堅賈馬爲之後勁況魏晉至
今垂二千祀漢師遺說不絕如縷私淑前修勢殊奉手古
人長往安事操戈後儒治經實事求是權衡在心零璣碎

壁盡成鴻寶誠不宜以兩漢故事斷之又況許書鄭駁淵
原具在抑豈一家之學耶然則先生之治許鄭卽所以尊
今文也曷者宋于庭訓導比肩莊劉乃又旁涉王肅皇甫
謐之書人且頌其網羅之勞擬之先生則瞠乎在後讀先
生書知其人論其世斯可矣民國二十又四年日在析木
之次淳安邵瑞彭

駁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漢代縣邈家法淪胥許鄭二君規模粗具南閣祭酒植訓
故之宗北海司農綜章句之匪人竭鑽仰戶盡尸祝擬羲
娥之並曜餽泰華之爭高矣漢學有博士所職有壁經所
傳或紹顓門或名通學許鄭文雖崇古學實兼通許君之
敘說文自云皆古而詩徵韓魯匪獨毛公傳列春秋不專
左氏說文意在博采異義何獨不然鄭君注禮箋詩先今
後古其爲通學無待名言陳恭甫云祭酒受業侍中多從
古說司農網羅囊括兼主今文此據大概而言非與全書
盡合今觀異義親屬有服用歐陽之書鄭詩淫聲取今論
之說天子駕數不信毛詩鸛鵒來巢迺從二傳足見許案
該洽略似說文鄭駁宏通亦同箋注不得拘古今之殊旨
強許鄭以分門矣陳氏疏證義據通深金壇詫爲異書學
海刊入經解承學之士研尋靡旣攷其得失可略言焉典

禮閎達名物章明鉅自郊社禘祫細至罍觶鑣韞開發蘊
奧甄經史之精英剖析毫釐釋疏家之疑滯導先河於千
載洵閭室之一鎚乎惟是徵文貴博胡瑱不顧數典必詳
雖纖毋缺而陳氏於朝覲盟詛請諡感生除服成昏夫人
會葬二王三恪之異駕六駕四之殊公侯祭辟爲報大功
枕席相連宜推昏禮皆直錄文句不加證明有似未成之
書曾無一語之綴是謂漏略其失一也祠兵之禮專言五
兵復讎之義未及百世獲麟受命弗詳土木之精大夫無
刑止通劇渥之解九族略舉今說失取證於古文五行惟
列歐陽昧探原於伏傳左驗雖具肯綮未嘗譬之腹背有
毛無補黃鵠之翮爪鱗空索莫探驪龍之珠是謂闕疏其
失二也譏二名之旨反駁公羊當爲繫之文誤訾鄭注大
夫無主古義所同迺承晉魏虛造之詞詆許鄭通儒之論
是末師而非往古賤玉貴珉怙俗見而背舊聞毀鍾鳴釜

是謂習非其失三也明堂一條言逾二萬徒眩元黃於五色未別黑白於一尊六宗稱禋七廟不毀多牽引而失斷每汎濫而離宗繁華損枝隱蹈彥和之戒買菜求益將爲子陵所呵是謂炫博其失四也錫瑞少而習業素所服膺耻杳冥而莫知期推廣其未備受春秋之讀敢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別下己意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剔其蕪濫竊意漢儒舊義今文師說尤衰願盡扶微廣異之心弗沿黨同妒真之習自抒心得詎惜殺青之勞翹異前人敢矜出藍之美吾才旣竭不知所裁冀承浚長五經之傳聊備禮堂一家之學爾光緒己亥孟秋月善化皮錫瑞

陳壽祺疏證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元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集勵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攬拾殘叢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疴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疊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間附蒙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歐甯萬世美而及門僊遊王捷南爲鋟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邱明親造鄒受經公羊高穀梁傲咸卜子門人

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與游夏最善
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
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
失舊聞寢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縛理儒者難
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
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
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甯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
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
謂一勺非江河之濶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
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
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眾
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
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爲
疎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

倣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
謹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
以意說不脩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
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
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
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
業之陵遲求末師之蹢陋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綜貫萬
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雜記周
禮攷工記嘗三稱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
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
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
瓘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元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
視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
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堂何傷箴旨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

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
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
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闕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
論焉其於昔人所議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
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袁鈞輯本序

駁五經異義者鄭君駁許氏慎五經異義之書也案後漢書許慎傳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治古學者卽鄭眾賈逵之徒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穀梁之說許氏書可徵者如此隋志十卷新舊唐書志並同鄭君駁載本傳及鄭志目錄記隋唐志並連異義爲書不別載卷數其書唐以後無傳惟散見於諸經義疏史記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通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惠氏棟曾鈔撮之未成也鈞乃徵舊籍編焉案周禮疏有異義第五田稅第六疊制尙書疏又有異義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分次故重出第六之號也或稱謹案或稱許慎案或稱許君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

稱謹案也鄭駁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之云或稱元之聞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尙書六宗稱元之聞也而祭法疏引鄭駁春秋獲麟稱元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也今於每條先異義次謹案次駁駁存而異義闕者書異義闕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未言書鄭駁闕兼附正義之釋鄭意者依隋志十卷袁鈞四世諸孫堯年案曰原輯已佚敘別從觀稼樓文集錄出并諸簡端以存崖略原輯凡例雖不可考而敘已提其要謹依原敘補輯之爲十卷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第六天號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篇目又見毛詩黍離疏爾雅釋天疏凡有篇次篇目可考者列入第一條有篇目而無篇次者次之餘則以經之先後爲次下仿此其曰第六者篇次也曰天號者篇目也當別爲一行不得連下異義文也宗伯疏引第六譌爲等六以義改又第六天號誤倒爲天號第六今以周禮載師疏所引第五田稅司尊彝疏所引第六鬯制例之則此亦當作第六天號今正

異義今尙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憇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周禮大宗伯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黍